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録類一

古今刀劒録一卷　宋刊本

梁華陽道士陶弘景撰

夫刀劒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録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没慨然有想遂爲記云

鼎録一卷　明刊本

梁中書侍郎虞荔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干昆吾氏之墟白若甘䰞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圖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考古圖十卷 元刊本

宋呂大臨撰元點齋羅更翁考訂

無名序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人制器尚象蓋有深意存焉而道未嘗不托乎其間也宋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物并錄其銘篆彙爲十卷將使好古之士考古人制器之義因粗以求精下學而上達也其嘉惠後學之心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圖玩物也六一翁劉逸父窮年擴摭至趙明誠金石集錄浩如烟海虞彝商簋紀甗齊匜

鑄物肖形殫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龐奇俾徧以典刑峻嚴辭語靚深相去不知迥隔幾塵几物興替各有時凿論而泗水波劍藏而牛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穩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之寶傳或契書之流傳匪窮汲郡呂公彙諸大家所藏尊卣敦盂之屬繪為巨編兵後多厲滅吾弟翼備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耳更翁刻以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左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至狀蟲魚花草童稚則愛誰肯挂眼是器凡格把翫眞若是身周旋

揖讓三代間奇哉維先秦器物摽經典尚多妥
得模取曲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
弱輯爲全譜時時觀覽幷濯胸次俗氣大德已
亥冬至古汪陳才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經目間冥搜歷覽未
盡留意及得先秦器洗銘鈃奇物多珍翫不釋
手偶閱汲郡吕先生舊輯考古圖十卷慨慕古
先聖賢制作大意眞若隔世胸次芥蔕不能屣
棄命友臨本刊訛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証附其
下或嗤予剡精劬狗之器者予曰物生而有象

物成而有器器即道道即器本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三副寓期而閏也錯然而陳維理之存欽分而虛維德之居豈徒器乎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失觀叔向鼎者知昧爽丕顯之勤聖賢君子或因是洗心若鄙為器則世方熙熙壤壤與接為搆古道且兆貴而奚但器乎盈刻此以淑好古者大德巳亥陽復日茶陵陳翼子翼侁識

徐氏手跋曰石芝藏書極多又樂假借于人槃

每從容詢其善本少存石兄曰予生平所歷類難不死于道路不死于旅店者幾希矣以是爲人術取窃去散佚久矣何勝扼惜梁慰之雲烟過眼但當如是觀慢亭記

案此元麻沙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

嘯堂集古錄二卷 明刊本

宋王俅撰

秦李斯以新意變古科斗書後世相沿益復精好自漢唐以來能者不可概舉唯鍾鼎文題見於士大夫家謂如洗玉池銘讀書堂帖字既不

多往往後人依倣爲之殊無古意青社趙公東
平劉公廬陵歐陽公三家收金石遺文款號詳
備獨鼎器款識絕少字畫復多漫滅不可考證
及得呂大臨趙九成二家考古圖雖略有典刑
辨釋不容無外晥見宣和博古圖然後愛玩不
能釋手蓋其款識雖自鼎器移爲墨本無毫髮
差然流傳人間者纔一二見而已近年好事者
亦刻鼎文于石重而辨釋字旣失眞而立說疎
略殊可怪笑予方恨近時字學不修秦漢書法
尤爲壞敝人皆出意增損取美一時略無古人

渾厚之氣一日予故人開國長孺之子王俅子弁見過出書二巨編皆類鍾鼎字甚富名嘯堂集古錄且謂予曰俅不揆留意於此久矣自幼至今每得一器款識必摸本而投之篋積三十餘年凡得數篋則又芟夷剪截獨留善者編次之其志猶以謂未足也他日再獲古文奇字郎續於卷末將示子孫永爲家寶予與長孺同師同舍同鄉關又爲同年進士兩家契故甚密子弁幼警悟不類常兒長年好學工文鄉先生皆稱異之又精於古字四方人士以絹素相求者

門無虛日予既喜故人之有子復熟觀此二編大慰平昔所願欲而不得者予亦欲予文傳信將來予欣然爲叙卷首而歸其書云雲龕小隱

李邴漢老序

武王戒書鑑矛等銘几十有四規警備至成書具在炳知古人一械一物必有欵識非特文字刻畫之爲諒也呂劉相嬗日趨便僩器用淪圮更百千載如嶧山火劫石鼓泥蟠何可勝紀先正歐陽文忠先生始集名碑遺篆而錄之益精力斯盡而所著無幾逮元祐以後地不愛寶頗

堤廢某堙幽藏散所觸呈露由是考古博古之
書生焉甚盈編鱗次而包羅莫究王君子弁嘯
堂集古最爲後出然而奇文名蹟自商及秦漢
器凡數百種尤爲精粹初不曉其前晦而今見
意者天地之氣運必有與立於此否則中原故
物將有不得措譲其間之歎者此尤君子所深
感也余因得其鋟板試摘所藏邵康節秦權篆
銘較之毫髮不外益信子弁茲類之不妄故請
于後且掇古人所爲觸物存戒之意以　之[illegible]
幾不徒字畫之泥而古意之未忘也淳熙丙申

六月既望廬陵曾機伯虞謹識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閈且嘗同游可郟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錄見示嘗試觀之由泰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尊彝鼎[illegible][illegible]權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模其欵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殆不類列本讀之者亦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謂奇矣坐客皆嘖嘖稱歎余謂景春平生身嗜慾惟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數里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

食之爵之善賈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予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見載酒殺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宲賓矣客曰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千文傳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元刊本 馬玉堂舊藏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案此宋刊而元人修補者故至大重修每葉十

六行每行十七字每圖皆注明減小樣製照原樣製明寶古堂泊如齋兩刊刪去又將各圖一律改小失其舊矣惟嘉靖蔣暘刊與元本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明覆元本

宋大觀初王黼等奉勅撰

蔣暘序 嘉靖七年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徐鉉序

自序 雍熙三年

硯史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撰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喻之而移非眞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弈由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李之彥撰

歙州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硯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澈光可以

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歙石細者肌理如絲縠如涵星乱如眉有稜四壁垣垣削成類文王蒼璧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二硯其一正方爲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十四言常篋檟藏弆其一橢爲風字鏗然而輕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快足擬寓五嶽無所貲蓉府于歙嘗出損三千錢傳眉子石一隨輒與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入他無在顧瞞者故丕若省事景伯兄洽

歙期年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旣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按頭硯不百錢直令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慕玆嫌乎兄以手推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丞議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歙硯說一卷辨歙石說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端溪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葉樾撰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稱異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諸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硯箋四卷 校宋本

宋高似孫修

黃氏手跋曰甲戌秋九月十九日爲長孫秉剛授室榮陽心力交瘁不獲觀書者幾日矣越一

日適五柳陶君來道喜留之飯座間談及新收一舊鈔本硯箋上鈐吳岫圖記不問而知爲嘉靖時抄本矣即遣力請取晨夕稍暇即手校一過內卷一第十三葉脫誤與陳錄吳槎客本同知此葉之亡來已久矣而其中佳處足證毛本之誤者亦復不少古書傳抄豈能無誤得此證彼可定去取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余既得此陸本又得顧本并得陶本是三本也以三本參之而誤可正書之貴多者以此日來俗冗敗我清興此硯箋一本又引我觀書之興良

朋之硯爲何如耶復翁書於淘二室之北牕半是書房半臥房晨昏作伴有靑箱閒來磨墨親揮翰一硯隨身友最良日來避暑移榻書齋晨擠起坐校勘尤便聊筆諸硯箋尾以紀一時樂事復翁

無名氏跋曰箋四卷南宋高似孫瀞廬輯舉凡天下古今之硯無不備載而以石品辨之極詳書係宋板近今罕有對本精繕以供博雅之一助云

黃氏手跋曰此硯箋四卷舊抄本西賓陸東蘿得諸疏頓里冷攤以遺余者插架無此書揚州本以時

刻未之收昨歲于陳仲魚案頭見一鈔本思假錄未暇及此今適有此遂假歸手爲之勘一過而又以陳本之勝此及疑似者疏諸卷首素紙是冊舊有跋云從宋版出未敢以別本擅改故別以校語附于前俾此冊仍存淨本云倘天壤間尙有宋版在或續遇之以折衷其是非豈不更快乎辛未秋七月中元前二日書于學耕堂

復翁

又曰繼從坊間取得揚州本勘一過知與陳本無大異所見本此爲最矣復翁又記

又曰凡古書非躬見舊本不可擅改此書雖有陳本未敢定其是非卽如吳淑硯賦成墨海於一細此及陳本皆作細按文義殊不通因五硯樓藏影鈔宋本事類賦適在余所取閱之果不謬葢紐字也注引文房四譜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由此推之書之字以形似而誤者可勝言哉此賦全文具載本書

又曰壬申夏五月從試飲堂顧氏藏舊鈔本校顧氏本出汲古當是照宋錄本行欵與陳錄吳本同更有勝處者卷一中脫第十三葉雖顧本

有之復翁記

又曰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謂書足以備觀覽而已何誇多鬬靡若是余曰取其書之盡美又盡善也即如此硯箋大槩置揚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爲無舊本也見有海鹽陳錄吳本矣擬抄之未果也見有陸收抄本矣因借陳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陳善矣又知陸善矣而近本無取焉此陸本即校陳本者因陸本善未敢污之僅錄校語于副紙適又遇顧本乃知更善於陳

陸兩家本今後得宋本乃眞善耳可見余之重
複收書者無他期于盡美又盡善也旁觀者幸
勿以爲笑復翁
又曰顧氏試飲堂本仍復歸余余謂顧本同陳
傳抄吳本惟卷一多一葉爲勝此陸收舊抄本
亦謂書係宋版對本精繕則未可全非矣前因
無舊本故未敢輕汚後因有舊本遂重經校改
令顧本歸余自應各存兩本面目況世無宋本
未容過爲軒輊顧本居甲陸本居乙斯可耳癸
酉元夕重裝記知非子又識

硯箋四卷　明抄本

宋高似孫修

方氏墨譜六卷　明刊本

明方于魯撰

汪道坤序　萬歷癸酉

李維楨序

王穉登序　萬歷乙丑

方宇序

墨苑二十卷　明刊本

明程大約撰

葉向高序　萬歷丙午

自序　萬歷甲辰

柯之黍跋

魏允貞跋

錢允治跋　萬歷癸卯

香譜二卷　宋刊本

宋洪芻撰

茶經三卷　宋刊本

唐竟陵陸羽撰

茶經二卷　明刊本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宋陳師道序曰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其下文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

藏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毁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陳文燭序　萬歷戊子

李維楨序

張睿卿跋

童承叙跋

曾彭序

茶錄一卷 宋刊本

宋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

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

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

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

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
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
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
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
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
掌書記竊去藏稾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
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
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

事中臣蔡襄謹記

茶録一卷 明刊本

宋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臣 蔡襄上進

自序

自䟦

歐陽修後序 治平

品茶要録一卷 明刊本

宋建安黄儒道父著

徐𤊹䟦

東溪試茶録一卷 宋刊本

宋　宋子安集

建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迴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洞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焙名有三十六東東宮其一也過洞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弇然色濁味尤薄惡況其遠者乎亦猶橘

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
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
殊先春朝隮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
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
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爲
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
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
高不百丈無危峰絶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
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
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

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
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
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
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
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為目皆曰北苑建
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
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
第反以壑源為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
勝絕之目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麤之別
庶知茶為草木為靈最矣去畝百步之間別移

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略而不論

東溪試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 宋子安撰

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蕃叔茂著

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

無興國若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製庶覽者無遺恨焉先是任于春漕司再紬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一萬株政和間曾種二萬株次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者仍改京鋌為大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知之也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歷以上自元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製精

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

大觀以來增創新銙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

和始有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

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親見時事悉

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

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

朝散郎行秘書郎兼國史編修官權直學士院

熊克謹記

徐𤊹跋

北苑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克子復著

自序曰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迺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歲模龍鳳以羞貢篚益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目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蟲震蟄千山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大槩條為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徐𤏡跋

煎茶水記一卷 宋刊本

唐江州刺史張又新撰

酒經三卷 影寫宋刊本 錢謙益舊藏

宋大隱翁宋肱撰

錢氏手跋曰酒經一冊乃絳雲未焚之書五車四部盡爲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王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視此經又如餘杭老媼家油囊俗諸耳辛丑初夏蒙翁

戲書

案此毛氏影寫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字畫工整烏絲欄極精毛氏印纍纍秘本目所謂每本費銀四兩者此類是也

酒譜一卷 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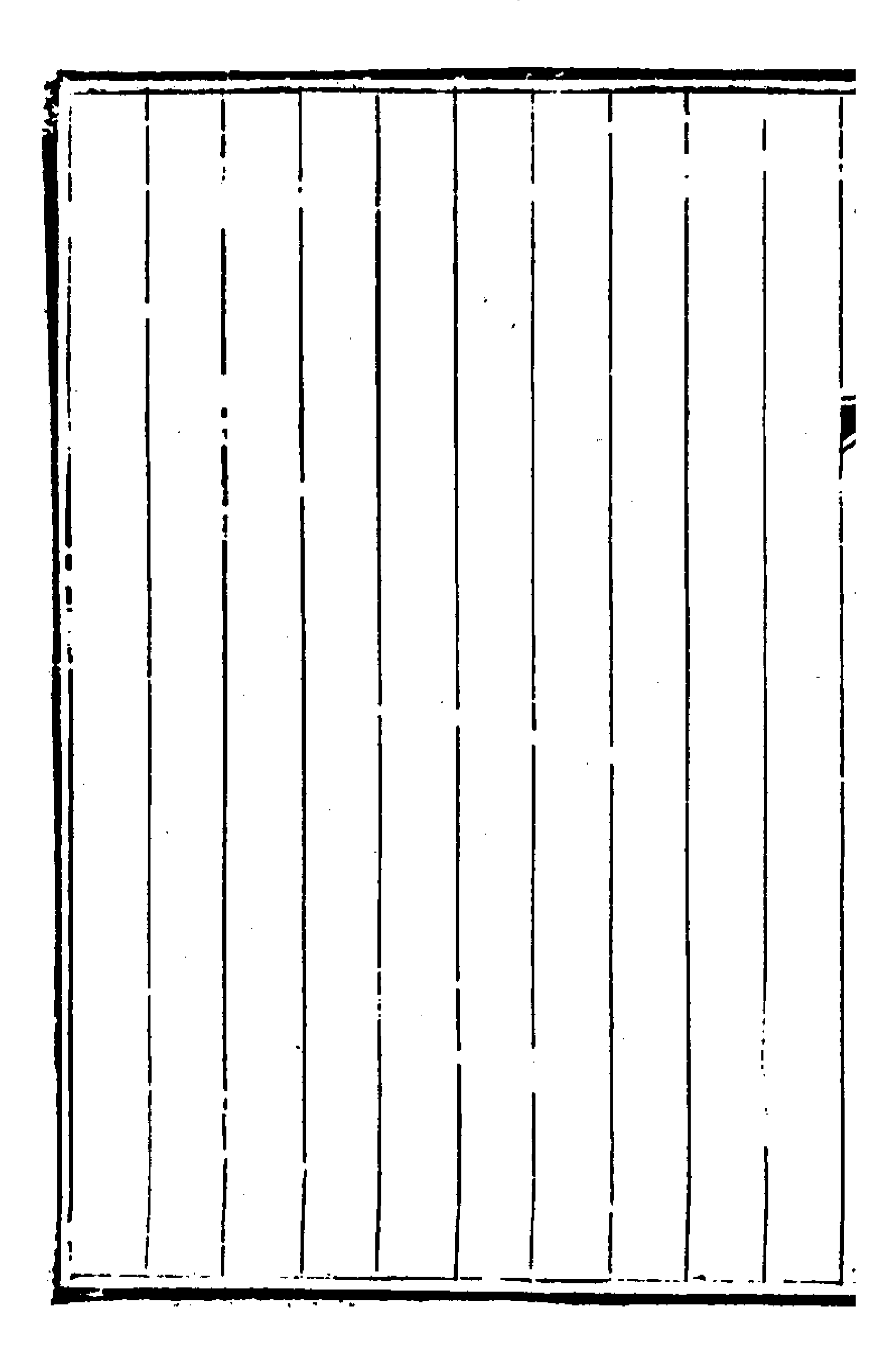
宋竇子野撰

本心齋蔬食譜一卷 宋刊本

宋門人清漳友善堂陳達叟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花石鼎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

言各有飢色呼山烹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
煙火氣問食譜予口授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
與味道腴者共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二

飲膳正要三卷　元刊元印本

元忽思慧撰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

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暮有恆則尊養德性以
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趙國公臣
常普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飲食必稽於本草
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
之福焉是書也當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
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是書進
上中宮覽焉念祖宗衞生之戒知臣下陳義之
勤思有以助聖上之誠身而推其仁民之至意
命中政院使臣拜住刻梓而廣傳之茲舉也蓋

欲推一人之安而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人之
壽而使天下之人皆壽恩澤之厚豈有加於此
者哉書之旣成大都留守臣金界奴傳勑命臣
集序其端云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易之
傳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天地之大德不過生生而已耳今聖皇正統
於上乾道也聖后順承於中坤道也乾坤道備
於斯爲盛斯民斯物生於斯時也何其幸歟顧
颺言之使天下後世有以知夫高明博厚之可
見如此於戲休哉天歷三年五月朔日謹序奎

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臣虞集謹

伏覩國朝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珍味奇品

咸萃內府或風土有所未宜或燥溼不能相濟

儻司庖廚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槩於進獻則食

之恐不免於致疾欽惟世祖皇帝聖明按周禮

天官有師醫食醫疾醫瘍醫分職而治行

依典故設掌飲膳太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

無相反可久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

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須精製所職何人

所用何物進酒之時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

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每日所用標注於

歷以驗後效至於湯煎瓊玉黃精天門冬蒼朮

等膏牛髓枸杞等諸珍異饌咸得其宜以此世

祖皇帝聖壽延永無疾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寶

位國事繁重萬機之暇遵依祖宗定制如補養

調護之術飲食百味之宜進加日新則聖躬萬

安矣臣思慧自延祐年間選充飲膳之職于茲

有年久叨天祿退思無以補報敢不揭盡忠誠

以答洪恩之萬一是以日有餘閑與趙國公臣

普蘭奚將累朝親侍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幷日所必用穀肉菓菜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名曰飲膳正要分爲三卷本草有未收者今即採摭附寫伏望陛下恕其狂妄察其愚忠以燕閒之際鑑先聖之保攝順當時之氣候棄虛取實期以獲安則聖壽躋於無疆而四海咸蒙其德澤矣謹獻所述飲膳正要一集以聞伏乞聖覽下情不勝戰慄激切屏營之至

天歷三年三月三日飲膳太醫臣忽思慧進上

中奉大夫太醫院使臣耿允謙奎章閣都主管

工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提調

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臣張金界奴資德

大夫中政院使儲政院使臣拜住等校正集賢

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趙國公臣常普蘭奚編

集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天地合氣人以稟天地氣

生並而爲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人而有生所重

乎者心也心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故身

安則心能應萬變主宰萬事非保養何以能安

其身保養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病調順四時節慎飲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調和五藏五藏和平則血氣資榮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襲人乃怡安夫上古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輕貨蓋有所取也故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魚餒肉敗者色惡者臭惡者失飪不時者皆不可食然雖食飲非聖人口腹之欲哉蓋以養氣養體不以有傷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若食味不調則損形形受五味以成體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

性後制藥以防命蓋以藥性有大毒有大毒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然後穀肉菓菜十養一盡之無使過之以傷其正雖飲食百味要其精粹審其有補益助養之宜新陳之異溫涼寒熱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陳不擇製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姙婦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則子受患若食爽口而忘避忌則疾病潛生而中不悟百年之身而忘於一時之味其可惜哉孫思邈曰謂其

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命藥十去其九故善養生者謹先行之攝生之法豈不爲有裕矣

洛陽牡丹記一卷 宋刊本

宋廬陵歐陽修述

自序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

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攷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

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磅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徧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

之大不可攷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
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
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
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
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
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
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
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
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

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刊本

宋汪思叟邱璿道源撰

自序曰花卉蕃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莊莖節蒂蘂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

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近思叟頻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无所忝冒何哉位儀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孌倖愿孌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疎族親疎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

大平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巳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揚州芍藥譜一卷 宋刊本

宋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撰

自序曰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勝惟聖人爲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

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今歐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

肥膩於草木爲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然後剝削老梗病腐之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蕊之繁盛皆出於培擁剝削之力花既萎落亟翦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脈理不上行而皆歸于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維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

盡取本土貯以竹廣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擁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即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匃其本壅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

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

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

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入

後序曰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

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

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

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

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

游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

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

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

孝標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
覩于此或游于此不為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
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為通論
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
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
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
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攻余不敢輒
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
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
兹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

也

梅譜一卷宋刊本

宋石湖范成大至能撰

自序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旣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後序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稺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醿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知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詳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菊譜一卷宋刊本

宋　彭城劉蒙撰

自序曰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蘭桂花蕙蘭芷江蘺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寔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

而貴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廼蒙云春苗恣肥得以采擷供左右杯柈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如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為江　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

洛陽非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為盛

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瀕萃諸菊而植之

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

甲申九月余得為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

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

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

之類有名致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

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敘

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石湖范成大撰

自序曰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婉娩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中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為於當世醫國庇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至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

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置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榦所出數千百朵婆娑團植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止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

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云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自序曰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僊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僊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攷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

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
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
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
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
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裛
露掇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
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
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僊食也
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
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

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

後序曰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

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却繞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詞語云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詞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

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贊疵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詞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學爲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

淳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敘

百菊集譜六卷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山陰史鑄著 補遺 廣信邢良孠撰

菊卉蕃廡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吐芬出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爲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余晚年亦愛此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捆詢博採有如元豐中鄞江周公 師厚 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品 即洛陽花木記 崇寧中彭城劉公 蒙 所譜虢地之菊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省郎史公 正志 所譜吳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 成大 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

中沈公　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菊名篇第四　亦一譜也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此外又有文保雍一譜求之未見鑄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往得一求快覩誇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淵明所賞者也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於九日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間流芳不絕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彼四方之廣土此品未嘗有耶豈道里限隔此名或呼之異耶豈羣賢作譜採訪有所未至耶

故爲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於是就吾鄉徧涉

秋圃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其花盛開乃

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於好事

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且

至於四十品若濫號假名者不與其數是爲越譜至此一記

五諸班班品列名曰百菊集譜今去其重複凡有百六十三名

今則特加種藝與夫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

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時淳祐壬寅夏五既望

愚齋史鑄序

前編始成愚乃標之爲百菊集譜因同里判簿

兆偁伯見之乃貟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江奎詩有他乍 若偕花史之句 高竦齋有竹史之作但鑄才疎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賢乃皆叨府寮虛辯與 諜選 錄示黃華傳近又蒙同志陸景昭假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列於補遺卷端戱表此編濫有稱史之名耳嘗淳祐庚戌歲季春吉日愚齋史鑄顏甫識

海棠譜二卷 宋刊本

宋 錢塘陳思撰

自序曰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

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為人所欽羨也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入蜀絶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鄰官鄭谷已為舉似谷詩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揮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烜燿千古此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于世矣今採取諸家雜錄及纂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為一編目曰海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衆譜之列云開慶改元長至日敘

荔枝譜一卷 宋刊本

宋莆陽蔡襄述

橘錄三卷 宋刊本

宋韓彥直撰

橘出溫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橘又自別爲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爲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溫人謂乳柑爲眞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眞柑爲柑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溫橘齒矧

敢與眞柑爭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岡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烝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致耶或曰温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獨温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

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

物輩皆嘗言吳楚間出者而未嘗及溫溫最晚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不可攷如此以予意之溫之學者絲晉唐間未聞有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國朝始盛至於今日尤號為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被草木而況泥山僻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所謂泥山者咍之去年秋把麾來此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為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

從遠游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
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枝
荔枝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
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予不可以辭
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
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
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竹譜一卷 宋刊本

晉武昌戴凱之慶豫撰

筍譜一卷 宋刊本

宋吳僧贊寧撰

菌譜一卷 宋刊本

宋陳仁玉撰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諭之至若儕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群彙仙居介台栝叢山入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黎之兒至腴蕈葖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須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

菊譜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師曠禽經一卷 宋刊本

晉太傅張華註

蟹譜二卷 宋刊本

宋 怪山傅肱子翼撰

自序曰蟹之爲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見閒次而譜之自總 而列爲上下二篇又敘其後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